雲下閒見録

雲下見聞錄小序

書以見聞錄立名明其不敢書不聞不見之事也并之以雲下二字者見聞於雲宮之下而作也愚於往年春戴禮部而屈困不能歸是年夏有誤以賤名仰塵 句聽者手書招邀期仔過情所不敢承當而亦不敢辭遂止謁於溪墅之秋聲閣曲垂 恩款館而賓之自是日常注来於 門下見聞稍廣翌年春爲覲母作鄉行旋又書招留之於山亭隙室於是獲侍左右曉夜趨走謨謀德業之威言動施措之宜無不親矜而薰陶之心誠感悅篤於眠孔而自顧譾劣謏

陋無以裨補絲毫深自愧恧窃嘗私惟怳然而喜曰立言尚志士之職爾現今雲宮之內事務叢集簿書堆積補聰代勞不患無人記注出納各有攸司余亦從事翰墨以士自號者也安得無歌詠纂輯可以自附於外史之義者乎乃以其所見而所聞者畧述梗槩以備一統而懼或有妄言之失藏之巾衍不敢出會為傍人所覷轉而入　聆卒不敢隱其為書雖未精詳溫雅其立言俱有確據無敢社撰以故雖以我大爺謙〻不代之德亦不能不以為然而廢其言此藁之所以存有或見而傳之者否耶

雲下見聞錄凡例

一此書記事不用標年逐曰類時光緒錯綜而確據見聞可備採述當小石坡言行錄觀不當作稗官野乘觀

一此書所記縣多裕國謨謀邪典所載而類纂彙附不復識別者蓋有周公曰王若曰之意云甫

一此書以甲子為起迄于辛未後此而嘉言良謨不暇附述書中所引職位年俱以當時為準

一此書凡二十曲前段十二曲為體後段八曲為用體用本末參互相次而前段為猷國施措文字後段

為修齊言勤文字着　當自得之

一此書雖非載筆所記立言撫實頗有不能曲護處

世之君子恕其僭而存其愚不以人廢言則是亦不

朽之甫

一此書本屬　藁不要人加故　句俗不及刪正而

至其俚俗處亦有襯切若緊處　文所謂　稽處

具極穩籍　者云甫

雲下見聞錄總目

第一回輔護　聖躬享千乘之養
第二回惇勉宗族展百世之親
第三回重建景福宮迓舊邦新命
第四回創置三軍府講邊圍戎政
第五回衛正斥邪仗春秋大義
第六回導和迎祥啓萬億丕基
第七回為國家全保世臣普施恩義
第八回惜福祿遺贈子孫先行節儉
第九回崇學校撤祠院激厲士趨

第十四立社倉均民布裕蓄國用

第十一回增脩前代陵寢敬禮先王

第十二回申嚴邊鄙關市懷綏遠人

第十三回操慧鑑信賞必罰令行禁止

第十四回降威容待人接物心悅誠服

第十五回盡心輔導有猷有守

第十六回好義施與無私無偏

第十七回二老堂詠椶木詩

第十八回衆香樓寫荷蘭帖

第十九回壽酌樓證瑞世靈讖

第二十回　我笑堂論曠代達觀

雲下見聞錄

湖南金奎洛 撰

輔護 聖躬享千乘之養

話說爾雅東方之國曰太平太平之人仁國於天下之東可以當太平仁人之號者惟我國為然我國在東海之濱朝日先明故曰朝鮮其地勢山高而水麗文明所萃故亦曰高麗蓋在神市以前邈乎難詳檀君以後年代國都亦多闕文肇自箕師之都于平壤九疇之叙八條之教秩然有倫禮樂人文併擬中華故華人謂之小中華羅麗以還治亂相尋沿革不一

固不可一書殫述而我
太祖康獻大王承麗運之季應天順人化家為國定
都于漢陽聖子神孫繼〻承〻重熙累洽奄有萬億
年無疆之基而即今四百八十八年之上元甲子實
我
聖上臨御之元年也　上以癸亥十二月自雲峴本
宮入纘大統雲峴宮即　興宣大院君所居而在觀
象監之中峴故謂之雲峴宮　大院君以天挺人豪
席捴橫世榮初封興宣君至是尊之為大院君　大
院君自主世以来威德日盛福祿川至國人愛而敬

之凡於政令施措之文必書以大院位蓋所以示其
別而致其隆焉　大院位以庚辰十二月二十一日
生府大夫人閔氏以戊寅二月初三日生有二男二
女　上序居第二　上在潛邸時嘗有異人見而賀
之曰此龍鳳之姿天日之表也　大院位聞之私以
為憂深加鞫晦延師篤業教以義方未嘗小間十二
歲值奉迎之會舊命維新申休荐臻於乎盛哉自是
聖孝日隆睿德天大以大舜羹墻之慕事女堯於簾
帷之下玉色常愉寶扆靡懈機務之暇延對儒臣以
孝經諸書孜孜講問光明緝熙之學日月將就

慈聖大悅有利社稷無愛髮膚之訓累發於臨　朝
之日嘗　臨軒試士以導迎和氣祈祝長樂為題又
於大院位燕居之室書舞彩供歡四字及永言孝思
下土之式數十言以揭之常使中官掖隸問寢於雲
宮內外堂以時延入大內備盡孺慕之誠每於春秋
臨幸本宮燕集宗族極歡而還于時國家無事百姓
又安猗我　睿孝卓冠今古使此舉國之為臣子者
咸被錫類不匱之福甲子初以正供幾百結折授供
上以寓滑瀡之忱累辭不受謙〻克讓以周公之篤
棐偶勗為心而未嘗以建子啓宇自大焉由是輔世

長民之德居尊下人之風聞于中朝萬尚書青藜以
詩遺之曰懿親逾肺腑勳業鎮山河此可見天下士
慕尚之萬一焉七月二十五日千秋　聖節也是日
大院閣下自　闕內資筵而退有客供而進曰今我
聖上壬子寶齡恰滿二十孝理之德浹于一國粤自
丙寅舟梁禮成之後鬪睢之化溢于宮壺麟趾之應
仔乎振古無疆而　大爺之供福遐箕令焉五十二
歲則從茲以往耋耄期頤之除何福不除何祥不湊
何俗不化何令不行天之所以敷錫大爺之福者奚
但亘古所無將來天下萬世亦未有偶以配焉者矣

聞之者莫不以為然而　大院位深自兢惕恒以盛滿為戒一念惜福寤寐無間嘗有詩一聯曰謙抑萬鍾無一粟太平吾國莫千年其執虛撝謙之盛德至意槩可見矣嘗自號曰石坡平居好着榆屐故又曰榆屐道人

敦勉宗族展百世之親

古昔聖帝明王之致治也必以親親為先是故堯之時九族既睦而萬邦協化湯之時立愛惟親而兆民允殖至周而大封同姓百世本支之屏之翰漢之宗正卿宋之睦親宅皆所以為歷年祈永之助我國

璿係始於司空公而　迄于四王之時綿〻之從已
培瞻原之根暨乎壬申龍飛御天之後氣數醇醲瑞
慶充溢華岳漢水之間方興未艾之像洋〻發育華
渚之虹世〻呈祥而廿四得姓之祚百男嗣徽之慶
振〻兢〻數世以下已至千億其麗抵今五百年間
環一國冠帶而簪纓之族其不為　聖祖之內外雲
仍者幾希矣何其福祿之盛大無疆也於乎休哉國
典有宗簿寺宗親府二司寺掌　御牒修補府掌宗
親封爵　仁祖朝奎章閣于本寺之內以增舊制而
榮耀之　肅廟朝睿書揭板以倣宋之天章龍圖之

制而尊奉之當是時宗親封爵者至為七十餘人之
盛　正廟朝別設奎章閣于　闕內而本寺所藏
寶書睿墨盡為移奉於內閣本寺之精華從而遂減
自是宗姓不振無一人封爵者幾三四年其或親盡
而出為宦族者亦不肯以宗班自居其在下而為庶
為民者反出於他裔之下良可悲也　大院閣下生
於是時四昆弟皆有封爵而篤於孝友厚於惇宗常
以扶植金柯玉葉為一生心力嘗於辛酉力主　瘠
源續譜之議設廳收係成於甲子之後役既竣派凡
一百有餘於是取其各派祀孫之可仕者奏之　上而

擢為首陵叅奉許以待瓜輪差全州之　肇慶廟慶
基殿咸興之　濬源殿創置守門將各一人擢其本
道宗姓中武科出身者差遣仕滿而許付京職孝昌
順懷各墓所亦以宗姓守衛許以蔭途進特設宗親
大小科比歲臨試於是宗姓大振文蔭武三班之立
於朝者常數百人乃重修宗親府而大其制遂蠲宗
簿寺而一之創立天漢殿於府內奉安　拓廟
御真　上以時展拜愀然如見之感於乎不忘之義
于有光於丕顯之謨矣八年春設大宗會於本府蓋
英廟己未後初度盛舉也　上親行叙族之禮進九

奏之樂宣八厨之饌誰聲雷聒喜氣雲興萬家花樹
同春數榮時與是會者為數萬人使其各泝宗孫揮
麾導率而進秩然有序觀者大悅是會也　大院位
家嗣侍郎以宗正卿實幹其禮宴既散主事諸人各
以次進秩加階皆有賞典侍郎將以懿親不與為每
歲春初　上見于　太廟　親祭廷宿而還　璿泝
子孫駿奔恭班者常數十百人特設宗科于淩苑之
景武堂　親試之嘗以百世一室為題　大聖人惇
宗亟愛之盛德至意使一國之為　璿裔者莫不起
油然之感而人各親其親幼其幼篤於孝思人各兄

其兄弟其弟善於友于遡而至於百世之上能知為一人之身則追遠重本之義垂裕後昆之謨孚于下土永錫不匱而仙李之春根固枝繁銀潢之水源遠流長萬億磐泰肇自今始而孝理之化浹于一國庶幾乎家〻為九世同居之張慶〻有百口共爨之陳窃伏念惇敘五典之化莫不自五十之慕源頭流出而凡今之人幸而生聖人之國者親見舜而為舜民矣豈不休歟嗚呼自一人而至兄弟自兄弟而至於總遇此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路人此必至之勢也勢之所至雖聖人亦無如之何而使其親盡而

不欲為路人之歸者此敦宗之所而不可不勉也嘗聞　璿譜續成之日存者為七萬餘人而其或不幸而失其家傳不肖而淪於下流不得與焉者亦且十之二云雖其貴賤榮悴有所不同自我　聖祖而視之則皆吾之后也椒聊蕃衍之實奚但匊升而量哉將軍之樹托槿墟而無窮赤龍之地注漢水而不渴從今以注　璿譜千局宗科万榜無有彊限而以大院君為祖振振兟兟承承繼繼者又將其麗不億陰隲之門種福之田皆自老安堂中積累而基於乎盛矣詩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重建景福宮述舊邦新命

凡為天下國建大功判大事者誠有特然不拔之姿淵然不測之量其不為羣疑所惑衆難所閼者蓋鮮矣其或其事而無其人有其人而無其位不能併湊於可為之時則亦莫之敢圖而寂寂乎無聞焉而已矣迺今景福宮重建之後以其事則數百年列聖之未遑也以其人則五百歲命世之天挺也以其位則由百世以還有一而不二者也總此三難而後建此不世之業抑亦天意之有待而數存乎其間爾

我 朝以壬申受命粤三年甲戌定都于漢水之

陽築宮於北岳之下命之曰景福南面而治之遜館
之陰陽既度洛邑之朝社爰定天時地利協吉涖祥
實惟我萬億年丕丕之基也于時國師無學上人暨
奉化伯鄭道傳等殫理之以盤針揆之冠岳在离丁
之間衙霄大體對瞰宮內以是為異日贅攸之慮不
幾世果再燬而墟自是 列聖迭御于慶熙昌德兩
闕常有恢舊之意而因循未果者殆三百年舊制設
各衙門於景福之前宮既燬從而廢蕩不能成樣議
政府為尤甚門窮破落墻壁傾圮上兩旁風幾於顛
覆蓋議政之府寅亮弘化變理陰陽之所也巖廊體

貌宜冠百司而中世以来大官皆會于備邊司不復
留心於此故如是荒落　大院閣下深以為不可乙
丑春乃自備資力而董修之定礎之際獲一秘讖於
其下略曰重修景福宮國祚復延子孫昌盛聖神相
繼見此而不以告者東方逆賊其尾書曰東方老人
訣蓋不知何代何人而疑亦有道之士也自是　大
院閣下大加歆動力主重建之議狃故習常之見多
以為不可終不撓遂以是歲開基而經理之八域臣
庶樂事趍功子来服役者動以數萬計大小鼓舞遠
近嚮往有力者役其身有財者輸其僱爭相慕效惟

恐後人泉布雲集瓷材山積匝地樟楠龍顏庸倒滿
城斤斧雷駭電閃歡樂之聲不日而成臺沼之靈不
意復見於今日矣特設都監許民願納而事巨役大
所入不足以償其所出　大爺深以為憂合各而地
方抄其民户中力可堪而心不肯者責以大義而勸
納之此實出於不得已之苦心而不知者多譏之嗚
呼國事猶家事也父家有急而厥子嬉戲然抱其幼
私其財不為之動心焉則其於道理夫孰曰可哉又
鑄一兩錢名之曰户大當百行之一年役幾就而罷
昔宋明之立國也七日雲霧之中官闕成世以為天

神所造至于今傳為異事今此數百年未遑之役不由鬼輸神工輸焉良馬不多時而告功豈非　先生陟降之靈在帝左右陰隲默佑首山作邦也歟　上以丁卯冬臨御而落之斯千之詩張老之頌有不能侔焉翌年秋七月初二日辰時大移之風雲慶會之樓天地交泰之殿日月光華之門霄旰勤政之楣悉倣舊制而金碧丹雘璀璨焜耀千門萬戶次第開來易之九五棟隆吉其在斯乎自是內而百各司諸宮房外而四大門譙樓城堞下而橋梁溝渠靡不重新而堅緻之製磁石而礪衝糊頽壞而飛文觀基扃之固

護猗万杞而一君豈不盛哉凡此一樽一觴尺磚寸
釘無非我　大爺照檢之物也其為國家盡心力建
大功判大事不其勤且勞矣乎役既竣凡有勞勩之
可紀者誠力之可尚者賞各有差羣情胥悅國東門
側舊有大鍾一具墜地而出有近之者輒被疾癘以是
莫敢動至是舁至闕新其鈕而鬻懸之於光化門上
其聲噌吰善鳴若有感遇者然噫金石之無知也猶
有所待而以時現晦況乎動一國之力成百年之志
者其可曰偶然乎哉　大院閣下先塋所在德山地
完襄之日撤故寺遺址獲一秘藏其文曰國翁前身

自超病中訣蓋國師無學之所記國翁指大院君自超其所自謂也自超在國初實相景福之基今此重建之役又成於國翁之時禪家輪迴之應庸或有之其成毀之數又不可誣也又於其地發古浮屠得青黃舍利二枚舉而吞之晏然無異神爽越發苟無宿世修鍊之力闊劫不毀烏得有無量慈悲普濟一世衆生於苦海之中而完此自超前身未了之志業也哉吁亦異矣

創置三軍府講邊圍戎政

我邦自三國時以兵力自守天下難之隋煬帝嘗以

八十萬衆略遼東不得志唐太宗之雄姿大略親征駐驆猶有玄花落白羽之譏由是論之雖謂之天下莫強焉可耳勝國之制設五衛府寓兵於農盖周之時司馬法也十同之地出車千乘千乘之國其師三軍我國嶺海崎嶇壤地雖褊不止為千乘之國則亦足以建連帥之制而自　國初崇文治重儒術武備漸弛兵力寖弱龍蛇變後大加懲毖始有重内輕外之議創立五營於京師以衛之詰戎之制可謂備矣然承平日久文武之别判而為二主閫集者以鈐略為諱立朝著者以注跗為耻將不知兵兵不知戰將

門子弟反習毛錐專事嫵媚於人儒臣清顯遞佩密符自行呼唱於途通名武籍者自知其不見禮於人以其世業勉強而就之否者雖有公侯干城之才折衝禦侮之姿扼虎曳牛之力超乘搴旗之勇不肯以武職稱此可謂國有兵而兵有將乎一自停番納布之後其所謂束伍牙兵水陸軍保銃手殺手種〻名色之在域中者無非虛名鬼錄其或生存而恃為緩急之具者非黃口則白叟春秋之隙照點之令克日舉行則借立傭丐捱過一日之限纔出教場卸甲解韝不見一卒邑〻皆然歲〻相沿櫜弓戢戈錮武

庫之鑰而不啓破折戟汚軍政之簿而無用幸國
無事脫或有虞其將何恃而為用乎沁都重鎮也妖
酋數十攔入而城中不守睢陽邊防也流丐百倍闖
發而域内胥動苟有一司一部之守簞刀單槍之勇
知所備禦何遽至是乎　大院閣下深以為慨近歲
以來專尚武備建三軍府於六曹之上國内之軍務
我政靡不照管而以時原任將臣主之亦以大臣例
兼於是武府之重與議政府等陞江華府為鎮撫營
別設營造都監於其地城郭樓櫓極其雄壯糧芻
委豐其儲峙置重兵屯守之其費歲以百萬計悉自

判劃計無遺策尤精於選舉之法痛革謬弊其不能
通武藝一藝已上而冒濫者并黜之先是武科榜出
動以千數至是著為令甲每式所舉無過百餘人於
是名為武舉者皆能操弓抽矢認旗辨明發放莞有
可觀內自五營外至各營邑鎮凡有軍器之所悉遣
人交閱審其精否并加脩鍊分遣教練官於各處教
以軍制使為軍卒者咸知坐作進退踴躍擊刺之法
復遣人詣中朝求其火器之最精者車運以來佛朗
機之重各數千斤其費甚夥蓋佛朗機大砲之名其
法出自佛朗機國故以為名又於京中設打造所招集佽

巧工匠造火器製火藥數年不撤分藏各營自是國
內軍械在在精銃得倭人所造火藥木銃之法先自
萊府倣而試之令各邑鎮邊防要害之處皆設砲軍
募其資裝專意習放仍令各道監兵營設試砲科嚴
其條例許以永遵領貲硝法於各路如法鎔化其雄
猛激烈之氣尤倍於前制自是各官以其所煮来納
者為數百萬秤儲之各營以為需用之備蓋火砲古
無是器壬辰之變有倭人汝那者回心向化以其國
製造之法来告當時主事諸公倣而行之遂為兵家
毒利之最現今天下各國莫不通行而洋夷之所用

大砲為尤猛有能飛丸於數三十里之外者械機之愈巧愈悍有如是而抑亦天地肅殺之氣假之金鐵而以鳴其不平也歟沙邪向化之後本　朝賜其姓名曰金忠善號曰慕華今其后猶有存者　大爺嘗曰將之所恃而為用者士卒也士卒之所恃而為命者兵器也今各種器械苦心董鍊可謂備矣軍中號令旗幟為長此不可以不加鮮明并令所在一時新之緞屬之費計以萬數亦自辦劃先是貴文賤武將兵之官多不得自由改定三班例式其稱號敬待之節拜揖起居之儀并申元典武人大悅于時時原任

將臣至為十六七人而自亞將以下曾經承旨者且六七十人武班之盛未有加於此時家〻讀孫吳之書人人習姜葛之韜予曰有先後予曰有禦侮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奔走腹心干城儼然為邦國之楨異時圖凌烟銘太常之嵬勲壯烈佇乎可見昔寇萊公之出鎮北門也達朝飲博軍中賴以安今洋夷之猖獗天下侵軼華夏不僅如契丹之犯澶淵而已則鎖北鑰而固東圉者亦必有寇公其人矣岳武穆之為將也金人為之語曰撼山岳易撼岳家軍難衆心之固固於山岳則其所以為將之道想可知矣請以是

為諸壯士誦之

衛正斥邪仗春秋大義

蓋自剖判以來圓於天地之內者莫不有陰陽底道理在四時春夏為陽而秋冬為陰在四方東南為陽而西北為陰以天下言之則中夏為陽夷狄為陰以人道言之則君子為陽小人為陰吾道為陽異教為陰而陰陽之不可相混截如水火晝夜之不可相反然而充於兩間者陰氣常多陽氣常小此所以古今天下治日小而亂日多君子寡而小人衆也吾道之在天下渾然是一團太陽之氣而其所以相傳而相

授者只是一箇心法也是故韓子曰斯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自孟子以來千四百年而得兩程夫子又百餘年而得朱夫子皆所以講明此箇道理而一串貫來也至於異教之為道也陰翳駁雜比如深山大夜無物不有故其始也老聃之青牛紫氣尹喜之陸地蓮花皆非常理申韓形名之學楊墨淫詖之說種種為害不一而足至漢之時竺乾者出而天下之昏墊又甚於洪水矣然而天地之理不可以徒陰方其陰長之時亦必

有太陽之氣赫赫中天有以制伏其曀昧之邪故禹抑洪水而九疇之彝倫叙周公膺戎狄而多方之頑服孔子作春秋而亂賊懼孟子拒楊墨而詖淫息韓子作佛骨表而衛道之責專朱夫子上斥和封事而傳道之統紹　大院閣下石坡先生斥洋夷闢邪學而尊攘之義性理之傳復明於世於予題哉嗟彼洋夷一種未知昉於何時而夷狄之界限南北蓋成部落厥惟久矣夏曰山戎殷曰鬼方周曰獫狁漢之時匈奴烏桓大宛月支之屬皆在外夷列傳至晉而五胡亂華嗟嗟痛矣伊川被髮其漸有來矣若唐之

突厥回紇宋之契丹女真世異其蹄迭相侵軼至于遼金元而天下之喪亂極矣冠屨倒置之禍可忍言哉昔漢武滅休屠而虜其王其國俗以金人祭天休屠即大宛大秦之屬國也以魏源所製海國圖誌考之古之大秦國在今五印度內而彼所謂西洋之稱如英吉利普魯社佛朗機阿羅斯葡萄亞大小呂宋之屬又在五印度之外環裡海而國者不知為幾千百萬彼書所謂五洲世界居其四焉以中國之大不過為亞細阿洲之一云爾則其疆域之窅遠遼濶君長之小大雄雌曷可勝搜哉其俗以所謂天主教為

主而以所謂耶穌者為其祖耶穌即漢哀帝時釘死於十字架者也蓋聞自其國抵中夏地水路為七萬餘里云大明萬曆年間有利瑪竇者自歐邏巴而來以左道惑人中州士大夫如徐光啓輩翕稱儒者亦眩其說迷不知悟康熙時留彼人南懷仁輩於別館使之校曆其後雖為罷遣自是往來設埠頭於廣東等地以為往來貿遷之計至咸豐年間西夷闖發五國合夥雄兵十萬勢如風雨清人不能支與之講和當時主事之臣不能辭名冠之責於是西夷之禍遍於中國而橫行天下雖以倭奴之強悍亦連禍結不能抵

敵亦與之通好我國壤地錐褊小素以禮義之邦見
稱於天下所習者詩書春秋之書也所尚者仁義孝
悌之俗也所尊者孔孟程朱之道也是故自開國以
来未嘗有邪說異端移人敗俗者往往　正廟辛酉
有李承薰者倡為異學獲而誅之大加懲艾而種下
之種竊相沿習百餘年間其徒寔繁謀反不軌之類
在在潛伏伺時而發丙寅春　大院閣下嚴加搜索
獲洋魁張敬一輩七名戮之於市并與國內之染邪
者盡誅之是年秋七月有洋舶數艘直抵內江意實
窺覘而升平之餘恬不知兵不為之備且此夷之情

形閃忽無常自壬辰以來往〻來泊於沿海各處輒送譯問情或以貿遷往來為辭或以漂泊暫碇為托國人習而為常至是亦不甚異之狎而就觀之其船擱於淺瀨亦不加害不數日旋自退去溯洄於內洋甲串之間秋九月突入江都城中無備莫可抵敵乎臣奉長寧殿御真間道渡江而還於是城內波湯土崩恣其猖獗四散擄掠放火燒燬烟焰漲天百里之內人畜殆空時李判書是遠家居聞痛變痛力不能討賊遂治遺疏告訣而與其弟郡守趾遠同時自靖亂定後賜謚特旌于是仁川富平通津等地砲聲相聞告急之書雪片聯

續京師大震訛言脅動以為賊兵朝暮且至人情洶
懼挈家逃亂者填咽四門雲宮左右之人計不知所
出　大院閤下毅然獨立無所沮撓特書十二字於
板揭之壁上其文曰洋夷侵犯非戰則和主和賣國
掛一利刃於其側對衆而誓曰敢有言和者斬自是
羣咻甫息人心稍定臨池觀魚而五路之兵已退對
客圍棊而淝水之捷先至咄嗟之間風雲變色捭闔
之下神鬼懾伏不期月邪氛掃清日月昭懸使我青
邱清淨之域免為禽獫之區者其功其德豈在於放
龍蛇懲荊舒之下哉時諸壯士分屯要害或過其衝

突或斷其歸路梁憲洙金善弼等密受方略潛師渡江出其不意掩擊厮殺多所殲殪賊不能支収其敗兵而遁於是江都平是歲美國教主崔蘭軒率其舟師來犯平壤監司朴公珪壽焚其舟而勦滅之翌年春又有流賊數艘自德山而遁窺永宗界僉使申孝哲擊斬之斥邪之後即具由奏聞于中朝 天子大加奬詡中州士大夫聞之者無不嘖〻相顧曰中州之土宇昄章幾十倍於朝鮮而不能為朝鮮之為朝鮮其有人哉自是 大院君之威名振於天下懲毖以來大詰戎兵各省要害之處皆設砲屯守尤力於

江都置重兵以守之辛未春有所謂美國公使住華大臣鏤柒迪以其國書信函轉付於中朝禮部達于我國其書有通商和睦等語又以坐兵船出去之意恐嚇之美國亦曰蒲利堅在天下之東與中國對度開闢未久而其始有華盛頓首自立為君統合衆國立法定制至今遵守莫敢違犯云至庚四月果有異船五艘来泊於富平府鷹島前洋報至遣舌官譯探其意則要大官一員前来面約　朝廷未及覆賊船二艘猝入孫石項孫石項即江都隘口也內有草芟廣成諸鎮數年以来守備甚至沿江一帶密設砲墩

時鎮撫中軍李鳳億陣於廣成見賊勢甚急連發大
砲震若雷轟驟若霰集賊船櫓折艙破舍命而遁還
出隘口居數日賊自草芝捨舟登陸襲擊于廣城時
李鳳億已遁魚中軍在洞代領其衆留陣於此徐然
相值一場混戰張拳擊搏力盡而歿其弟在淳以布
衣從軍同時立殣褊將柳豊曾等皆死之賊亦為之
氣沮知其不可深入而竟自退去是戰也我軍之死
傷者為五六十人賊兵之殺死者亦數百人賊輒輿
尸而走其未及舁去者掘大坎於其地并瘞之云賊以
五月十六日曉遁遂罷永宗仁川富平喬桐等屯守

之兵江都鎮撫使鄭岐源所領大陣亦以二十三日
解巖魚中軍之死也報至京師　上大加震悼特
贈兵判諡曰忠壯　贈其弟在淳職吏議并　旌其
門　賜祭致侑　贈柳豊魯職左承旨戰亡將卒并
令孥埋存恤其家三軍無不感泣師還之日　大院
閤下并加召見而慰撫之各給衣袴一襲孥其資而
遣之我　聖上激厲忠義之盛德至意　大院位懍
保黎庶之深謨遠猷使海左含生之類莫不觀感而
興起焉蓋此邪類以舟楫為家颿風飄忽往來無常
異時異舶之來與不來今不可懸度而烈（純剛之

氣撑柱宇宙而不可易者惟衛正斥邪四字而已是
年夏立斥洋碑於國都市令各邑鎮皆倣而竪之即
丙寅所揭洋夷侵犯非戰則和主和賣國十二字也
又立衛正斥邪碑於太學館復遣使詣中朝具奏以
聞使匪之整居于我境也謂有以其國書一函堅要
上達而確拒不受奏使至京聞倣酋衛廉士者往來
於總理衙門以其書函苦求代達云抑未知此醜亦
有使回辱命之懼而期欲為此哉
大院閣下審有詩曰掃除氛祲風濤定扶植綱常月
月懸又曰西舶烟塵天下晦東方日月萬年明常誦玉

子之言曰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此緊見陰雨備預之深慮遠筭切非庸二之腹所可蠡測也嗚呼星宿之河發源於昆侖之上北至蔥嶺西抵蒲昌達于龍門積石而其尽天沃日之濤懷山襄陵之勢萬里一道噴薄惟意無敢阻遏砥柱一幹屹然中立綰束坤軸衝波逆折為之九曲向使天下無此砥柱一節海內之羣生昏墊而魚矣久耳可不懼哉今而後知四海之所恃而為砥柱者其惟召伯先生一人而已夫

導和迎祥啓萬億丕基

蓋大天地以人為心大君宗子即所以主衆心而事

父母者也宗子之家相又所以體此心而事宗子者也然其所以為心者又各有邪正之別治亂係焉休戚判焉禍福異焉形於一人之心而影於天下之心者其相感之速非直如音響之於桴也妍媸之於鑑也是故衆之心舒泰悅豫而天以和氣應之悲痛怨苦而天以乖氣應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自然之感也古昔盛時其民熙〻其俗于〻心和而氣和氣和而形和形和而天地之和應之於是景星出卿雲興膏露降醴泉湧朱草生罔車產於山玉鸞鳴於野諸福之物可致之祥種〻不絕於書國祚靈長品物繁

殖上而子孫昌盛下而歲熟民滋其或悔吝屯蹇顛
倒頓僻使斯民顛連呼號冤苦恫瘝無辜顧天有定
以干和而傷心者則飢饉疾癘災眚怪異之物莫不
類見而年代短促禍亂相尋卽無非此心之所召而
天地所以示感之左契也孝婦東海之一女子也被誣
而三年旱鄒陽燕地之一辯士也呼冤而五月霜況於
十人無辜而駢首就死百人無罪而闔門被禍張皇
罪籍不姓而名使其遊魂冤魄無所容息於頂踵之
間百世而不之捨則其陰慘惡毒之氣豈不足以薄
日月而徹穹壤乎戊甲子初　大院閤下係列　國

朝以来罪籍中可疑而可原者凡一百七十餘人警
咳於　上前曰我國家　祖宗深仁厚澤浹于人心
導達冲和庶幾為祈天永命之符而其或於斷獄覆
宥之際不能無可疑處由是數百年間故家大族乏
后斬祀者不可勝搂　國脉中微凛如一髮亦累矣
天道深遠雖未敢知然其冤鬱幽湮之氣凝結而不
散為災沴恠乖戚和傷元理必有之何幸今者邦籙
重昌　聖明光御禮樂度數典章文物靡不一新而
輿情之所痛隱而不敢言者罪籍為多請因時而伸
雪之於是疏而赦之洗其籍復其爵立其祀而錄其

后宗室之受雪者為尤多而如徐忭輩亦叙之盖徐忭在
孝廟時誣獜坪忠敬公反坐而斃者也使為忭者自奏其當
必不敢僥倖於今日而乃茲溴釋之下不復為芥山海之
量真可謂納汚而藏疾矣 允命既下神人胥悅天地共和寘〻
之中悅豫感泣之象往〻盱鬱水旱癘疫不復為災戊辰春
王子生麟趾之應佇乎振〻無疆而又二年冢嗣侍郎亦有子於
是大爺之内外孫若男若女且十餘人考宮詩曰朱芾斯皇
室家君王此周室中興之頌而今之議圖讖者又或方之於東漢四
七之符盖以 國祚中興之數恰為二十八世故耳其果有白
水鬱葱之氣復見於雲峴者乎嘗試與步天者躋

太乙之亭仰觀乾象含譽黃星起於柝木津枕枕于箕尾之次其大如月光色熊〻太一常星居其旹不動前星之次瑞氣蟠鬱久而乃明俊彩垂天左輔右弼兩〻相比農正見于蒼龍之分壽宿煌于朱鳥之維太乙句陳不敢動搖觀者大異之指默而告之曰異哉此瑞世之徵也舜之時有景星之歌宋之世有聚奎之識而合譽黃星之出蓋千古而罕絕耳今其躔度應在左海之分此豈非 大爺主命之星毓和呈祥於甲子之後者耶太一常居運于中央璇杓頃斡銀漢照耀萬歲無疆之慶兆朕既久無容更贊

而毓儲之祥又已見象於天階之前四重之歌百男之徵行當釐調臣之筆不能備述於照天意豈無所格而至於是哉天官書云三能色齊君臣和今茲左右輔弼翊然時列不輕不歌萬里一色纖氛不起抑亦有理陰陽順天工之國老大彥居其位恒其德者乎農祥之見以其時執熟之兆也老宿之出於其分也壽之徵也太乙句陳素稱兵象而蒼白不見民不知兵安樂太平又其符也宅應乾崗名公之居也亭蒲聚星賢士之里也今此太乙福唐在圃和宅俊之府德化則恢幪一世光耀則衣被萬物施雨露於

枯菱布陽春於寒谷無幽不燭靡悉不伸使此舉國含血好生之類皆有以樂其樂而事其事天時地利重之以人和三才之道備矣福善報施之應如執左契而符其合將來無窮之福奚但頌九如而止哉賑參小惠也紫府真人虛其位而脫祿遺帶細恩也緋衣老相食其報而成名況乎以一國之大均享其賜以百世之冤咸受其蜜而神理人心有不頌嘉惠而祝陰騭者乎秦原之草幾回結老人之手殿女之珠不盡揮海客之淚千歲萬世壽富多男之祝請為今日之堯拜獻於北闕之下矣語且究夜分而散河傾

斗轉滿空膏露濃〻滴〻衣巾盡沾詩云梧桐生矣于彼高崗鳳凰鳴矣于彼朝陽喻聖君賢臣相得之盛也太學館有文杏一樹其大十圍枝幹繁茂丙寅春有梧桐一根寄生於其上議者以為聖世右文之符而亦必有鳳凰之鳴于其上而噌〻喈〻者矣

為國家全保世臣普施恩義

天之大也風霜雨露不能無偏地之廣也高下峙瀜不能無別日月之明也陰陽冷暖不能無間橐籥噓吸之交凡有形氣之親上親下者莫不病其推奪而與之盛衰此理之固然勢之所使也人在氣交之

中具盛衰推奪亦與之同歸一凹勢利之道榮辱之場尤有甚焉此智愚之所共見今昔之所同歎許史當道霍氏無類僧孺得意德裕不返朔黨執拗洛蜀未報此蓋推奪之榮而勢利榮辱之欄也我國中古以還朝象不一名論殊貳各立朋比迭為興衰於是有東西南北四人之目分門異戶外若爾合內相主角主其權衡者不能定其錘而平其限東重則西輕南昂則北低物論之不平人情之不服其未久矣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公私之間比周判焉今我 聖上睿姿上聖神休中興臨御以

来百度維新欽大舜野無遺之德體成湯立無方之
誥無私配天地至明併日月遴揀必慎其長任授唯
視其當人苟賢矣雖在疏逖無所枳碍人苟不賢雖
在通家無所芬華政　命一下四方胥悅爰羅搜剔
俊又登庸寅亮弘化之佐承流傳宣之職公侯干城
之才邦國楨幹之任同寅協恭聚精會神穆〻布列
明〻贊襄使我萬億無殭之命允躋三五有為之域猗
我大聖人範圍天地之度收廓帝王之符寔出萬〻尋
常而　大院閣下常曰我國家仁厚之國禮讓成俗
五百年傳守成規無遜於三古然每於換軸之際巨

室世祿不能保全者十居其八其或有忘作威福而不能保其家者其或有席寵怙侈而不能專其身者其或有先微後顯而擠其前輩者其或有始顯終滯而仇其當軸者其或有睚眦之怨不能忘纖芥之嫌不能釋袖彈登朝者有陰受指嗾之譏投匭告密者有專為構軋之咎以至舉世播揚專局動搖戕害之毒斥默之怨驚心溢日者往往有之此蓋適其時主其世者不能平心率物以怨報怨之所由致也豈不慨哉納汚而藏疾山海之所以為大也轉風雷為雨露天地之所以為仁也豈可以一己之私芥

之於腦而為庸人之腹所可推測乎於是海左之人有以知大爺之洪量盛德過出人上而由前由後未之有也昔趙普既相宋祖數以其微時私怨為言宋祖曰若知塵埃中宰相何憂不富貴大哉言乎斯可以解當世褊小之惑而為後人通塞之鑑也駢肩公子不記寺貉之過飢熊男兒不念市火之惡小子參政之讒呂文穆過而不聞婁公盛德之歎狄梁公自謂不及其雅量洪度有足以服人心而警鄙夫者孔夫子答以直報怨之問曰以德報之人苟有怨於我而報之以直亦自不易況乎以德報之則凡有

人性者孰不回心向化知所感服也今而後知大人
君子之宅心容物有以異諸人乎
惜福遺贈子孫先行節儉
我國朝　寶命靈長　璿源濬哲　聖神繼承年今
五百子姓繁庶且千億積累之澤凞洽之化有足以
弊穹壤而凋三光者然我　大爺今日之洪福由百
世等萬古而所未二之景貺也上而育　聖躬協新
命珪紀益邵　睿筭無疆使我八域臣庶咸被敷錫
之福下而子孫振振停鸞峙鵠瑤環瑜珥羅列滿庭
綠髮雙仙儼然中處于二老之堂則拱而立傴而趍

者不啻如衆峰之眼華岳異時汾陽之頷亦將疲於酬應何其盛大之至也有源之水汲之不竭傳薪之火燃之無盡以若福海之洪流活源雖使羣飲而各充其量宜若無損自甲子以来戎懼惜惜之意執虛撝謙之德有加於未享之時不願以國太公自居威儀體例略與大臣同自謙曰小生出入擎芭蕉扇而加其一稍別之國俗大臣用芭蕉扇盖倣晋山濤蕉葉書名甄拔人物之義也常語人曰天之錫福各有限節與之以多而用之濫猶有罄時况乎所受未富而所用甚奢則能復幾何而不匱乎使知其所受之多猶不可以

涸其源而竭其流矧又不知其所得之豈啻乎今我家福力可謂盛滿滿招損謙受益理之常也其可以不知所懼必欲窮其慾而損其德哉留聰明所以惜身也留爵祿所以惜名也惜財用所以保民也惜才俊所以保國也眠一絲一縷之細則惜紅女之勤啜一飧一饘之美則惜野人之艱心心在茲事事無逾則所存者必多所得者甚裕神明佑佑福籍當添為厥子孫者宜亨其未食之報矣此吾之所以苦心惜福而惟恐其貪多務得為神明所忌也由是內無帑藏之蓄外無餼沃之入有儲輒散不以為意嘗使管

家者啓其庫而視之只有鮰魚數束而已又嘗有以
銀器一盤来饋者罰而黜之曰我家所享如此又若
蓄珍寶貪奇玩是自損其福也自是無敢以過賜之
物獻遺者近歲力於武備各官有以焰硝来納者必
令都聚於雲宮然後派分各營嘗於歲底有官隷領
一搭子而過校洞有問之者此為何邑所遣之何物
而抵於何處也其隷荅曰大院位爺爺壽辰所納
之焰硝也聞者絶倒傳以為美談院爺長男侍郎即
年今二十有七而德器恢弘風裁端凝愛人下士恕
物容衆樂甬之性純粹之儀望之儼然即之而温立

朝以来聲望隆洽輿情倚賴孝友根於天賦謙勤得
之家範凡　大爺所命必先意承順愉悅供恍不敢
自懈嘉謨嘉猷亦多入告于內而順于外常以輔導
聖明之治為己任丁卯春　上臨幸本宮特授嘉善
階將以大用於世也　大爺深以盛滿為憂常語人
曰吾兒之才器夙就吾所倚重以若年紀在他人則
可以驟用吾家如是隆盛又若攫攬太驟歷敗無餘
是自損培養之福速招負乘之譏也自是頗抑之于
茲四五年間不復試之以官守居家之日常使爐繹
書史博通古今以為異日需用之資其深意所在不

其至矣乎辛未春侄子某登宗親第榜出之夕居寵而驚曰少年登科古稱不幸況我咸年今十五異日遠大之器也以吾家處地有何汲汲自招躁進之戒也促駕詣闕白于兩聖靳欲還收科名以存惜福之實而自上不允特許待年唱榜是夏長侄尚書某以添書蒙兵判點時顧閔于三溪別墅聞之驚歎曰將兵之任非吾家私物而當此戎務方張之時何可驟擾中權之要以受過福之譏也使之力辭乞解尚書奉承至意旋即上疏克讓辭甚剴切得蒙恩遞自是朝野之人咸知我大爺惜福無私之盛德至

意迥出尋常而以為往昔富貴家所未有之美事庚午夏侍郎生家男骨相俊邁半神英發虎兒百步之威靈犀貫頂之角真昂昂千里駒也　大爺奇愛之名之曰馬本常語人曰我若多錢豈能得此英孫幸未夏馬本患腫甚篤不為之憂曰吾之一生心力盡在惜福未嘗作非福不德之事神明所知也必無他慮已而果瘳嘗使人求木盤匾小譬窳者二於市朱漆其外遺之內堂曰此馬兒之食盤也又以其一獻之閨內以為　王子供食之器其示儉戒奢之微意類多如此嘗自書曰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盡讀

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盡守不如積陰德於宜宜之中以遺子孫此皆做世之良箴自昔之要語也嘗觀富貴之家腴田沃壤遍於國中家之付鑰之人奇文異書積于案上而堂無翻墨之兒則其一生營作費盡心力者所得果何如也其視惜福留後豈不壤乎哉古人有言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

崇學校撤祠院激厲士趍

我聖　上卽祚之元年　命撤萬東廟合享于大報壇明年毀撤鄉賢祠又明年重脩太學館增置四齋又二年減撤　賜額祠宇之置享者係是一初之

大更張也斷自　屢裁而　大院閣下力主之我邦
服事　皇明春秋大義皦如日星而　崇禎甲申天
下淪喪之秋也黍離之悲風泉之感有亘萬世斃穹
壤而不可泄者於是建大報壇于內苑之北奉
太祖神宗毅宗三皇帝之位尊事之以皇朝諸賢及
我朝斥和死節之臣七十二人配食于庭聲大義於
天下植倫綱於萬古一片槿墟特保王春晦冥風雨
之夜齊鷄獨唱箕聖所傳九疇之彝倫攸叙而中州
士大夫為皇朝遺民者至今嚮慕共戴秉彝之天昔
我先正宋文正公仗忠鉞之　統嚴尊攘之　卞遺際大

有為之時而志業未竟卽其所居清州之華陽洞創立萬東廟蓋出於一間第屋祭昭王之義而天地之綱不絕如綫矣先生旣沒後賢又立祠於其下而慶奉之由是華陽之尊甲於一國方先生之時士趨旣貳名論不一後來人士不服先生之教者未嘗一至廟下獲覩尊周之型範殊失西歸共朝之義亦或有議其不能無弊而未敢言者所重在故耳　大院閣下嘗因事過清州瞻謁於廟下歷拜于先生之祠親見而默識之甲子春　上展拜于　皇壇禮畢　命移萬東廟所揭日月屛于壇內自是廟道廢時京中

儒生俞進源等欲上疏爭之遭　譴而罷蓋我朝祠
院之設始於紹修　世宗朝周世鵬為豐基郡守即
安文成公裕遺址創立書院為士子藏修之所名之
曰紹修倣朱夫子白鹿故制也自是國中士大夫爭
相慕效立祠建院享以俎豆尊禮先賢其有道德學
業功忠節義顯于一國聞于百世者特蒙恩　額禮
數尤別其不及上徹而如鄉大夫祭祀之例者謂之
鄉賢祠至是令禮部通考所在為一千七百之多而
大賢名公之祠疊設復享又居三之二焉院各有坫
許免國結又有儒生保奴接人之名游閒自在不役

於公多者為數三百户小不下五六十户以若一千七百之多各私其人又若是之夥國丁之不充元額平民之替受其役亦所當察而不可不撙節之一端也儒家子弟廢書出門輒入校院羣居聚哄口談名分紀綱之糟粕心懷誅求侵虐之餔啜大則通諭郡邑小則陰行墨帖踰境出鄉傳相倣效而官不能禁遏民莫敢支保惡言旁興不知自恤儒者之事固不當若是而謹飭讀書之士耻與為伍目之以一邊出入之人則名節掃地盡矣原其設院待士之意豈欲如是而止哉　大院閣下照燭其故務欲稱停先自儒保

減定數額微示警惕而不思自反羣咻益驚其為孽如故也仍令鄉賢祠盡行毀撤輸其材庀於官補修公廨小民無不悅服而儒賢子孫各自不平以為非尊賢待士之道也或有詰之者曰尊家之尊賢報功至矣盡矣大而有奠常不祧之典小而有綽楔肥贈之恩而至於講學修藏之所反為害民病公之歸者士類之自取也其因仍而莫之矯乃俗士之幸非真儒之願也家有塾州有序學有國三代之遺制而我邦之所通行也如欲肄習自修則何患乎各院之無講堂也道德淵源亦非祠宇之存不存所係則絕修

以前講於何處而羣賢輩出乎祠宇之繁莫今時若
道學之傳愈罕名論之汚彌甚此其故何由哉聞者
病之而莫敢難於是重修太學館增置四齋以養多
士　上親幸而視之儒風苑興士趨復端　國朝以
来儒論不一有東西南北四人之目居齋之儒各隨方
色而不相混南北二人每居東西之後不能專據一
席至是分為四齋而等之色容盛大之德一視樂育
之恩靡不悅服辛未春又撤疊享及　嶺院之可減
者凡國中所存只為四十七所復刻石立太學門內
以着矯抶之實嶺南儒生鄭民秉等百餘人

来抵泮中聲言抗疏期欲田天疑沮多日　大院閣下時在孔德里養閉遣人馳書喻以不可者三使各歸家安意讀書專力自脩無務外名以干朝令辭意懇摯有足感動而依違不從若姑意索名者然遂復嚴辭斥退放之郭外乃得罷休甲子以來政令教化莫不以誠小祈永為第一先務而令行禁止風草之尚久矣惟此毀撤之舉關係先輩前修之模範故為士者得以藉口久而不服苟非英筭勇斷特立不撓何能有定而卒底于成耶今既行以為國之有學鄉之有校即所以首善之地也豈可一任其浮薄淺劣

者主之襲謬昵故如前日之為哉綱紀之興廢俗尚之美惡未必不自校任之賢不賢而始於是令各而邑掄選校任以其鄉地望伐閱中謹飭自修之士論行責成報于京司自是彬彬文學之士布列於文宣王大夫之職小民有所矜式焉或有問之者萬東廟非天子之位乎百世倫綱之所寄也一國尊奉之所同也舜廟桂林朱夫子作辭而迎神禹祠河南狄梁公增修而致敬路人拜漢文之陵村翁走蜀主之祠皆出於慕古不忘之忱也頷今神州陸沉腥羶滿目在天皇靈無地陟降而我東方一隅乾淨之域有壇

有廟庶乎憑依則苓蕘之思溉鬻之義雖家尸而户祝何所不可地名曲阜設仲尼之廟山號首陽建伯夷之祠擬古倣禮所在皆然何獨於朝宗巖上帝峯之下不可無皇帝之廟而以為濫乎見今關帝之廟在我國內者殆將十所而不以為瀆矣但於三皇之廟有燬於疊設而瀆乎應之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天子歎之諸侯之不得祭天子其禮嚴矣　皇壇之設寔出於不得不爾之苦心變禮而以為犯宋之徵則可矣其又可疊設而瀆乎且況萬東為廟既無豕藻之位只揭日月之屏卣瓚不奉香火不行有廟

皃而無廟禮刪此繁文統尊于一其禮誠然矣至於關廟非皇壇之比而龍蛇之歲東征壯士之所塑而祈靈也今何可增損也亦所以存皇明遺像而景慕之也又曰鄭僑之政不毀鄉校周人之禮雩祀先民今此前賢祠宇之或存或撤壇出於矯狹流獎之盛德至意而其存者未必皆賢於徹其撤者又未必不及於存得無不均之憾於幽明之間而將來後世又安有仗大節建奇功以報國敦性學重儒行以勵世而垂名於不朽者乎曰否否否建祠設享陳疏請額此皆淑世好名之獎也古來名碩

豈真有意於身後之祠而為功德道德之人乎紹脩以前既無祠宇東方理學之祖國初忠烈之賢其將無所待而不為正人君子也耶抑或預知其日後有祠而孜孜焉講學烈烈焉立殣以資異日儒士之詁欄耶夫俗士不知變通曲儒不職時宜好古非今嘐嘵不已是豈為反求而自誠明之義乎問者無以應唯唯而退

立社倉均民布裕蓄國用

田賦之法蓋古也禹之時庶士交正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此為田分六等賦分九等之始殷周之世或助

或徹皆所以九一於民也自秦而下井田之制不可復講於是料田立賦之法代各異名參互相倣而莫不以九一什一為之準至於二千而犹一者惟貊之道為然我國純用結法蓋以國內地形之難於畫井而先儒亦嘗有病其不能行者如欲治地經界則何患無稽箕聖之都東迄今數千百載而井田一方尚有遺制畦畛溝澮宛然可數即平壤府含毬門外九星坪是也昔孟子謂滕文公曰後世有王者作必來取法其必有待而至今尚存也歟　大院閣下以佐王之才處盖世之位慨然有志於三代之治凡往牒所載良

法美規靡不揀遴而行尤勤於軍曰糴三政詰戎之
制大加張皇番布之偏虐殘氓者悉用厘革并令士
庶均排而共役之著為石布之法行之有年窮蔀編
石咸有蘇安之望軍制既定仍令各而邑講定田賦
蓋復先王之舊也賦田之法量尺而步亡積為畝亡
積為畱直梼句方其等有六而犯十曰末二十曰負
亡百曰結亡四為夫亡四為井即所以九一於民也
是以俗稱結必曰九一國內田賦之總可一百七十
餘萬結而免稅輪迴官屯衙祿種亡名色又不在此
數之內至於高山窮峽火粟燒人番之地或墾或陳

名曰加耕不載元帳者亦五之一其或官吏之私自
染指不入於槩狀之數者邑亡而有之歸曰隱餘結
者不可周知嗚呼國結正供也正供之所關係何等
典重而其可以有隱乎哉名固不雅墊亦難究良可
悶哉見今八域之內生齒日繁峽無曠土沼無遺陳
而浦落泥生自相乘除成川汰沙之地未蒙減下民
之出稅依舊如也正供之日縮何也災歲分俵官非
不勤而民不稱惠良田降續富家防納豪民權頃奸
吏托夫許多孼源不可勝摟而編戶殘民已不堪其
苦矣自甲子以來大加更張察其尤甚邑民不可支

者并行改量其不可改者務令查括期臻實效由是數歲之中三南大同米艣漸次增加京倉之積支用有餘各省地方尚有打量而未及竣者異日之效又不可量也其為國家惜財用足民食之道非有大力量大智識其何以能是哉　國家經用多出於糴糶取耗而法久生弊矯抹沒策者殆亦數百年至是并加振刷各省邑鎮打破逋蔽誅其奸猾之尤無良者其犯為百石以上者流徒而不之赦民情大悅往在壬戌年間民擾大作墜咒之漸幾不能整良可悸也其時擾民之藉為口實者舉皆以軍田糴之弊執為

宽苦吁民隐之不可不察有如是矣盖夫糴糶之法其来久矣唐宋以前已有行之者如北魏隋梁之鼠雀耗是已我國例備還穀而始於高句麗古國川王之時蓋所以賑飢民而還其本也至於取耗作錢倘為經用實非古制也行之既久卒無以通變而善後故曰循未改然其奸竇孳源妨民病俗者又不可周知而殫述我 大爺深知其然也往在戊辰創立社倉法派分三十萬斛以實之蓋倣朱夫子南康所設而令民為主如一黨一閭之地其民為若干其穀為若干則使其民愛其穀而待秋還納于其倉擇其民

石中勤幹風議者一人推為社首主其出納如
皇明時老人之例斂散以時社報于官二報于營二
報于有司而倉庫之吏無所于預不敢舞弄由是飢
民佈哺水旱不能為災方春議賑之惠遍于國中扶
杖往聽者復見德化之盛於今日矣又立別備還三
百萬斛於各有俾為賑窮移粟之資嶺南之晉州閔
西之江西等地復畫無耗還數萬斛以副緊急之需
江華喬相永宗等地除置之米亦復稱是於是國穀
裕於前而軍民之賴以為生者常數百萬口常平漕
運之策恐不及是漢之耿壽昌唐之劉晏宋之轉運

判官風斯下矣於乎我　大爺輔世長民之德猷國
保邦之謨既不可蠡測而管窺然窃所景服者臨事
以簡應物如無從容談笑之暇巨細洪纖莫不恢融
於捭闔之中真正大英雄經綸事業有非晚輩後生
心眼所及也昔諸葛武侯雄才大畧處之以三代上
人物猶未免執薄檢校流汗終日何也安知不竪降
旛於遥〻載之下乎